聖學宗傳

聖學宗傳卷之十八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㸁　叅閱

王棟

王棟字隆吉號一菴泰州人早師王心齋受格物之傳體認有得嘉靖戊午由歲貢授南城司訓連群講學無虛日鄰邑若南豐新城廣昌士多從之游已而主會正學書院及白鹿洞所至翕然向風癸亥以艱歸服闋補泰安訓陞南豐

諭南豐人士大慶天緣同志之會彌盛其論學之言曰陽明先生提掇良知二字爲學者用功口訣眞聖學要旨也今人只以知是知非爲良知此猶未悟良知自是人心寂然不動不慮而知之靈體其知是知非則其生化於感通者耳

良知無時而昧即明德無時而昏大學所謂在明明德只是要人明識此體學者之於良知亦只要識認此體端的便了先師云明翁初講致良知後來只說良知傳之者自不察耳　程

子曰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此此格言也然不必資美者能之良知本體人人具足不論資質高下亦不論知識淺深信得及悟得入則亦明得盡矣有不能者百倍其功終有明盡時節到得明盡便亦都無渣滓所謂明則誠也學者但當盡力此明不必更求其次只緣當時說個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遂使無限英雄盡擇取其所謂次者而終身用力孰敢有自任質美而從事於明盡渾化之功者乎故中庸論困知勉行只說

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而已工夫初無二項以是知質美者合下便明得不能合下便明則須師友講求潛心體悟歲月磨礱便亦可以明得盡矣所謂明盡只是認得良知的確無遮蔽處耳

聖人神化之精不出於人事應酬之實故孔子論知幾其神不出於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之兩言吾先師論明哲保身亦不出於愛敬之一道若他人論幾論哲必著許大玄微奧妙之辭愈深遠而愈不實矣

或問本體曰體用原不

可分良知善應處便是本體孔門論學多就用處言之故皆中正平實後儒病之者逐事支離不得其要從而指示本體立論始微而高虛玄遠之蔽所自起矣　由仁義行自是良知天性生機流出不假聞見安排行仁義者遵依仁義道理而行不由心生者也一是生息於中一是襲取於外二者王霸聖凡之別非安勉生熟之分也語意與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一類　聖人所不知不能即愚夫愚婦與知能行

之事　心不在焉須知不在何處人言心要在腔子裡心苟只在腔子裡面則凡腔子之外可盡無心耶夫心之本體靜虛無物則爲不放失無在而無無不在也若或一有所着馳於彼則不存於此有所在則有所不在矣此之謂不在

誠意謂之毋自欺謂不自欺其良知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形狀出良知之不欺者而指之以示人耳此便是自已慊足底眞功夫而非有所待於外也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個不慮

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成天下萬事一名之
曰獨少間擬以見聞才識之能情識意必之便
則是有所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世云獨知
此中固是離知不得然即此覺性自然有知
則可謂獨我自知而人不及知則獨字虛而知
字實恐非聖賢立言之精意也知誠意之為慎
獨則知用力於動念之後者為無及矣故獨在
中庸謂之不覩不聞慎在中庸謂之戒謹恐懼
古人好善惡惡皆在巳身上做工夫今人好

善惡惡皆在人身上作障礙　程子每見人靜坐便道善學善學當玩如云魯男子善學柳下惠一般學本不必靜坐在始學粗心浮氣用以定氣凝神可也周子立靜之說只指無欲而言非靜坐也今人謬以靜坐養心失之遠矣　問欲致良知必須精察此心有無色貨名利之私夾雜方是源頭潔淨　一菴曰此是以良知爲未足而以察私補之也良知自潔淨無私不必存察但要認得良知真爾不認良知而務察其私

其究能使色貨名利之私一切禁遏而不得肆安望廓清之有日哉　問閑思雜慮何以却之一菴曰聖人之學不必論此心之生機頃刻不息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其神明不測自合如此若一槩盡欲無之必求至於杳然無念非惟勢有不能即能之正所謂槁木死灰自絕其生生不息之機而可乎但不必思閒慮雜徒自勞擾耳　有因過而悔甚者衆以篤志稱之一菴曰未也夫其所以悔者專爲性道而

責志乎抑未免爲毀譽而求全也先師云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此方是眞悔眞覺流行不滯之眞機　一友覺有過言愧悔不樂一菴曰莫煩惱前頭失處只喜樂今日覺處此方是現在眞工夫煩惱前頭失處尚在毀譽上支持未復本體喜樂現在覺處則所過者化而眞體已呈露矣二者之相去不亦遠乎　自古士農工商業雖不同然人人皆可共學孔門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藝者纔七十二其餘則皆無知鄙夫

耳至秦焚學漢興惟記誦古人遺經者起爲經師更相授受於是指此學獨爲經生文士之業而千古聖人原與人人共明共成之學遂泯沒而不傳矣天生我先師崛起海濱慨然獨悟直超孔孟直指人心然後愚夫俗子不識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靈自完自足不假聞見不煩口耳而二千年不傳之消息一朝復明先師之功可謂天高而地厚矣　泰州草偃場有朱恕字光信日樵采易麥稰擇精者供母而褁其糲粃

爲糗以樵一日過王心齋嗣而行吟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裡離山一里薪在山裡心齋聞而呼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過言可省也道病不求耳求則得之不則即近非我有矣怨因前而負擔竊聽心齋語浸有味於中自是每往必造門側聽聽畢乃樵疲則弛檐趺坐仰天浩歌聲若金石天寒甚單衣帶索行吟自如也　興化有韓貞字以中自號樂吾居蓬屋三間陶甓爲生常假貸於人爲甓而壞甓坯償不能償并其蓬屋

失之日若破網中鬭樵者朱恕風從之學繼又學於王襞襞心齋先生之仲子也漸習識字頗自咏曰三間茅屋歸新主一片煙霞是故人單瓢屢空衣若懸鶉晏如也後於學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爲任無問工賈傭隸咸隨機誨誘之願化而善良者以千數每秋穫畢群弟子班荆趺坐而論學或挐舟如別村聚數日又如一村聚徧所知交相與論講而還翱翔清江賡歌互咏覩聞者率欣賞樂從之一日聚講泰州心

齋祠座中或舉某處局第居顯官而一旦小不如意遂自熱中貞從傍拊膺嘆曰安能識此子意耶會中間有談及別務者輒大聲曰光陰有幾乃爲此閒泛語耶或稱引經書相辨論則又大恚曰舍却當下不理會乃撇弄此陳言此豈學究講肆耶舉坐咸爲悚然

繁昌有夏廷美下里田夫也或教之讀書乃日取學庸論孟次第咏誦時以巳意銓解曰閱諸註釋與不了第將曰文反身尋繹覺有會處讀中庸曰思知

人不可以不知天仁者人也人須是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論語所謂異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是研究自己爲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書若祇爲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又闢異端

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學道者不能自信本心斷襲紙上陳言挨傍別人口吻此皆孟子所云妾婦道也又曰天理人欲不知誰氏作此分別儂反身細求

理欲似難分別分別止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即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一日白下同志會[illegible]友譚良知指意一友曰良知非究竟宗旨更有向上一着無聲無臭是也廷美慢然起立抗聲曰良知曾有聲臭耶　蠡測曰王一菴爲心齋先生門人見地抑何超卓直稱其爲心齋門人也顧以名位不顯世無聞者余游宦心齋故里始得見其遺言而讀之因爲表著於編俟天下夏三子者皆見於楚侗耿公所稱述無非心齋

教中人也附見一菴傳下以見不識一字傳燈凡夫之皆得與是事凡爲學者聞見非所先且可鑑矣

羅汝芳

羅汝芳字惟德別號近谿江西南城人正德乙亥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也展轉追尋未明其故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家人故亂其誦怒不止告母曰何怒之難轉也人言五臟能橫其信

然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
古先於是一意以道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
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
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
數月而澄湛之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
置盂水及鏡對之坐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遂
成重病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手而讀之其
病頓愈丙申年二十二入郡學庚子入省赴大
會見顏山農因叩逃遁危病而生死得失能不

動心山農俱不敢曰是制欲非體仁也近溪曰
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哉山農
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
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
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
也近溪時如大夢得醒乃知古今道有真脉學
有真傳遂於稠人中稽首師事焉癸卯舉於鄉
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不可以仕不就　廷
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姑山

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舊以文學
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友執弟子禮
宗正喜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
平空白地著一畫耶近谿略爲解說宗正默不
應徐曰障緣愈添本體益昧如是三月然後見
許嘗苦格物莫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說殆
千百不同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爲釋
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卧榻
前陳之其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

自遐想往年從師論道餅樣雖畫完全饑飽了
無干涉徒爾勞苦身心幾至喪亡莫救竊幸宿
世何緣得脫此苦趣癸丑北上過臨清忽遘
重病一月倚榻而坐恍若一翁來言曰君身病
稍康矣心病則復何如近谿默不應翁曰君自
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劇而目輒不瞑
擾攘而氣自不分憂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
痼疾乃仍昔也可不亟圖瘳耶近谿愕然曰是
則予之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身心體出天常

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裡亦自昭然君今讀書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近谿驚起叩謝伏地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血脉循軌隨入京赴 廷試初仕為令入為部郎出知寧國府治寧國不專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為功課宛陵六邑一時有三代風歲大計以守入覲見華亭相國徐存齋存齋喜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今觀之似

更有實用也近谿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於某不過爲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不尤大幸耶存齋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已者即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柬之柬之時已向老倘沒在武后之先志且柰何近溪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柬之而不知梁公存齋曰我何以不知梁公近谿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柬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沒其成事固在柬之即不然柬之雖去而柬之

所舉亦自有在梁公夫復何憂哉存齋首肯近谿復曰先生以宗社為心宗社以人心為本今來朝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脉不端則心事難一先生趂此合并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豈不光明而俊偉也哉存齋躍然喜翌日大會靈濟宮他日復見語之曰先生當勸主上以務學為急柰何僅循內閣故事以塞其職耶存齋大然之出而歎曰諸君講學只三五巷談不足風世得君相同心學道寰宇党

其福矣返郡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
釋去有步隨至圩江者近谿家居四方來學者
日衆聞山農獲罪繫留都乃㩗貲二百金往救
竟得釋尋丁內艱癸酉起復入京見江陵相國
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
江陵默然謁補得東昌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
雲南副使爲開水利塹城濠省徭役政暇召同
志講學信從益衆轉藩參賫捧入京禮成請告
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嗾言官

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聯轍各郡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布衣梁汝元非罪囚楚為鬻田往援之有諷之者曰梁其害道宜置於法曰彼以講學罹文罔子嘉其志遑論其他乎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服禮天地祖考暨端坐中坐弟子環侍請教言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賓蘭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塵故人己

相逼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畏者一切放下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願無惑焉自是絕筆明日爲九月朔盥櫛出堂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我行矣諸生懇留盤桓一日許之初二日命諸孫掖出中堂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德近谿學以孔孟爲宗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爲的以孝弟慈爲實以天地萬物同體撤形骸

忘物我明明德於天下為大自少至壯而老無一息不在學自家居以及四方妻奴童僕俗間村市以及通都大邑縉紳大夫千百徒衆之相接聚無一人不勉以學自令長歷郎署領郡符佐藩臬所至無一地不以學為政也嘗曰吾自朝至暮敬畏天命如執玉如捧盈工夫豈不緊密但視世儒之把捉修飾者不同耳又語諸孫曰予初學道時每清晝長夜只揮淚自苦此等境界今固難與人言人亦莫之能知也嘗語知

友曰不肖之為人也嗜好不他着精神不他費惟是此學以繫命根悉滌塵埃晶光天日三十年來穿衣喫飯終日雖往人寰注意安身須刻不離聖域是以披瀝矢心號呼世夢中或觸怒生憎萬死終不悔避吉水鄒氏曰先生有目與人同不見人過則與人異口與人同樂道人善則與人異心與人同以衆人心為心身與人同以衆人身為身有官也而以百姓之肥瘠為榮勿恤於家矣有學也而以衆人之立達為學勿

執於見矣其尚友也時釋時玄不廢參究一軌於大道其論著也聖訓帝典極其闡揚一根於真性上焉者得先生眉睫間下焉者亦欣欣化育中以養以造先生非吾黨之元氣耶夫元氣周流布護天壤間不可得而見惟觀造化生者生化者化飛者飛潛者潛動植者動植始知元氣之功大吾黨自成者成自道者道得言者忘言得意者忘意得象者忘象始知先生之功大矣

門人令時[illegible]上

旨而先生獨無曰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是知能之良也曰此個問答要慮學否曰不要慮不要學也曰如此以爲宗旨儘是的確爲有矣　問友人曰日來講說覺彀手乎友人曰有彀手有不彀手先生愀然曰何爲其然也如飲此茶君送我我酬君已而各飲如何便不彀手　問甚儘去致知力行如何學問不見長進曰子是知個甚的行個甚的曰是要此理親切曰如何是此理曰某輩平日說理只事物所

當然便是曰汝初要求此理親切今却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之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却求理於問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凝然聽着汝心烱然想着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纔透徹便隨衆欣然而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如此明辨如此不息便是致知力行親切

處矣　問晚來所教尚求而未得曰子於所求
未得而心即知之未嘗或昧是汝心之本然明
否曰是心之本明也心知未得而口即言之未
嘗或差是汝口之本然能否曰是口之本能也
曰心本明而知未嘗或昧口本能而言未嘗或
差則此身此道果不離於須臾也曰今蒙所教
果然如睡與醒若有所得矣曰子之心不特昨
日之未得知之而今日之既得亦復知之子之
口不特昨日之未得言之而今日之既得亦復

能言之則此身此道又果不止不離於須臾可引之終身也心之未得已得而一一知之不昧即所謂明明德也口之未得已得而一一言之不差即所謂率性之謂道也以心之所明者以性之所率者彼此相與切磋講究即所謂在親民而修道之謂教也學者如是學即所謂為之不厭而時習而悅也教者如是教即所謂誨人不倦而朋來而樂也然則孟子所謂人性皆善者固於是益信其不誣而所謂浩然以塞乎天

地之間者亦可以立待以觀乎至誠無息之妙矣　問會語中有謂不慮不學可同聖人今我輩此體已失恐須學慮曰子君只學且慮則聖終不可望矣曰某輩誠不能不疑曰子聞吾言乃生疑耶曰然曰此果吾子欲使之疑耶曰非欲之但不能不疑也曰是即爲不學而能矣其友欣然曰誠然復呼之曰吾子心中此時覺燗燗否曰甚是燗燗曰即欲不燗燗得乎曰不能已曰是非不慮而知也耶子何謂與聖人不同

體　一友相見問以近時工夫曰於心猶覺有疑曰何疑也曰許多書旨尚未明白曰子許多書未明却纔如何喫了茶喫了飯今又如何在此立談了許久時耶傍一生笑曰渠身上書一向儘在明白但想念的書尚未明白耳其生恍然有悟　或談性命非下學可與後數月復來懼然對曰其向謂聖賢非人可及豈知性命諸天本吾固有嘗自視日用閒言動事爲其停當處雖古賢哲難以殊論先生曰子停當二字尚

恐未盡停當也或者瞿然曰言動事爲可不要停當耶曰可知言動事爲方纔可說停當則子之停當有時而要有時而不要矣不觀茲桓林之禽鳥乎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又不觀海濤之青苗乎其生機之萌茁何如也子若拘拘以停當求之則此鳥此苗何時而爲停當何時而爲不停當耶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化之妙原是貫徹渾融吾子蚤作而夜寐笑嬉而偃息無往莫非此體豈待言動視爲方思量得個

停當又豈直待言動視為停當方始說道與古先賢哲不殊若如是用功如是作見則未臨言動視為固是錯過而既臨言動事為亦總是錯過矣　問吾儕昨請教或言觀心或言行已或言傳學或言守靜先生皆未見許然則誰可言道曰此捧茶童子都是道也衆皆默然有頃一友率爾言曰此小僮也能戒慎恐懼耶曰茶房到此有幾層廳事衆曰三層先生嘆曰好造化過許多門限階級幸未打破一個鐘子其友方

略省悟曰小僮於此果也是戒懼奈他日用不知先生曰他若不是知如何會捧茶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爲觧曰童子日用捧茶此不慮而知覺得是知能捧茶此則以慮而知人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方是靡以通微神明不測　問戒謹恐懼不免爲吾心寧靜之累曰戒謹恐懼姑置今且言子心寧靜作何狀也其生謾應以大虛無物夜氣清明曰此皆套語與今時心體不切適群胥供茶循序而進因目

以告之曰諦觀群胥此際供事心寧靜否生曰群胥進退恭肅謂其心不寧靜似不可也曰如是寧靜正與戒懼相合而又何相妨耶今世業舉子者多只以讀書作文理家應務為日用常行至論講學做聖賢却當別項頭路且須異樣工夫故每以閉戶靜坐為寧靜以矜持把捉為戒懼欲得乎此恐失乎彼者殆將十人而九矣曾不思道本中庸平常共由且須臾不離時刻常在諸生試觀一堂何曾外却一人一人何曾

離却一刻而不是此心之運用此道之現前也耶生曰戒謹恐懼是用功不應如是現成曰諸生可言適纔童冠吏胥歌詩進茶全不戒謹其戒謹又全不用功耶蓋說做工夫是指道體之精詳處說做道體是指工夫之貫徹處道體既人人具足則豈有全無工夫之人道體既時時不離則豈有全無工夫之時故孟子云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所以終身在於道體工夫之中儘是寧靜而不自知其爲寧靜儘是戒懼而

不自知其為戒懼天下古今盡莫不皆然也汝諸人身心具有此個光明至寶通晝徹夜照地燭天隨汝居家出外而不舍替汝穿衣喫飯而不差似寧靜而又戒懼似戒懼而又寧靜常常在於道學門中亦久久在於聖賢路上卻個個不肯體認承當以致混混沌沌枉過一生從今便好豎起脊梁肩起擔子將聖賢學問只當家常茶飯實實受用　一友云連日見身心無大失錯頗覺快暢時一二童子捧茶方至先生指

而歎之曰君自視與捧茶童子何如曰信得更無兩樣頃之復問曰君此時何所用功曰此時覺心中光光精精無所沾滯曰君前云與捧茶童子一般説得儘是今日心中覺光光精精無有沾滯童子現在請君問他心中有此光景否若無此光景則分明兩樣矣曰不識先生心中工夫却是如何曰我的心也無個中也無個外所用工夫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只是童子獻茶來時隨衆受之啜畢來接時又隨衆與之

君若以心相求則此無非是心以工夫相求則此無非是工夫若以聖賢格言相求則此亦可說動靜不失其時而其道光明也　聖賢惓惓垂教有許多經傳不為其他只為吾儕此身故曰道不遠人且不在其他而在於此一時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夫此身此時立談相對既源然皆道則聖賢許多經傳皆可會通字字句句無一不於此身此時相對立談而明白顯現矣由此觀之天下之人只為無聖賢喚醒便各

各昏暱所以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及至知之則許多道妙許大快樂却即是相對立談之身即在相對立談之頃現成完備而無欠無餘如昏暱得喚雖耳目醒然爽快然其身亦只是前時昏暱之身而非有他也　問其常欲照管持守有時間斷柰何曰子今只去照管持守把學問做一件物事相看便方所而不員妙我今勸汝且把此等物事放下待到要去如何學問如何照管持守我的學問時輕輕快快轉箇念頭以

自審問說道學問此時雖不見前而要求學問的心腸則郎現前也照管持守工夫雖未得力而要去照管持守一段精神却甚得力也當此之際又輕輕快快轉箇念頭以自慶喜說我何不把現前思想的心腸來做個學問把此段緊切的精神來當個工夫則但要時便無不得隨處去更無不有所謂身在是學即在是豈止免得間斷且綿綿密密直至聖神地位無難矣

因講坤文言敬以直內條曰世間有志學問者

說着敬義便去講求道理着力持守指曰用工說着不習而利便要等待時候不耶承當指曰是爲習熟自然却不知自然之妙豈是習熟之所能到而工夫不識性體性體若昧自然總是無頭學問　問允執厥中不識此中如何允執曰諸君將謂此理有一定可用力持守爲允執耶是則子莫之所謂執而豈虞廷之所謂中哉易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既寂然將何所執夫既遂通又何暇執故雖聰明不能爲思雖才

辨莫可爲言以其神妙無方爾比人言人可用日中用言物可喫曰中喫亦以恰好相當遂以中形容之耳　問工夫再難輳泊心胸茫無畔岸苦將奈何曰汝若果然有大氣力又有大見識就此安心樂意而居天下之廣居明目張膽而行天下之達道工夫難得輳泊便以不屑輳泊爲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爲胸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則巨浸汪洋縱橫任我豈不一大快事也耶因問此即是致廣大否曰

致廣大而未盡精微也問如何方盡精微曰廣中着得個廣大即粗而不精日中見有個廣大即顯而不微若得性命透徹工夫純熟則終日終年常是簡簡淡淡溫溫醇醇是則無窮無盡而極其廣大亦無方無體而極其精微也已

一生自言此時聞教覺志氣勃勃不能自已曰此道生機在於吾身雖不及近世訓詁之學有幾許義理可以尋思亦不及近世把捉之學有幾許工夫可以操執然而此子良知之知些子

良能之能邪如有源之泉涓涓而不斷有種之芽滋滋而不息可以自須臾而引之終身從今日而通之萬世彀足受用固無甚剩餘亦無甚欠缺也　問平日在慎獨上用功頗爲專篤然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乃可曰如何是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如何爲慎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時明時昏時定時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慎也曰即子之言則慎雜非慎獨也蓋獨以自知者心之體一而弗二者也雜其所知者

心之照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悟得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更散離故謂之慎獨曰所謂慎者蓋必治其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雜又安能慎其獨也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也非一則皆雜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拳拳切切只爲

這些子費郤精神珎之重之存之養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耳曰然則雜念俱置不問耶曰隸胥之在官府兵卒之在營伍雜念之類也慝使升堂而隸胥自肅大將登壇而兵卒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慝使主將而惟隸胥兵卒之求不亦悖且難也哉　問君子終日乾乾可是常知覺否曰不止常知覺可是常力行否曰不止常力行曰知行並進非乾乾而何曰未有乾乾而不

知行却有知行而非乾乾者曰此處如何分別曰子之用功能終日知覺而不忘記終日力行而不歇手乎曰何待終日即一時已難保矣曰如此又可謂乾乾已乎曰此是工夫不熟熟則恐無此病矣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得精然後執得固子之病原在擇處欠精令柰賴他執處不固蓋吾人自孩提以至老死生生化化渾然是個乾體只因此體微渺非如耳目聞見的有迹有形思慮想像的可持可據所以今

古學人不容不舍此而趨彼如實實要入此門則先須辦個必爲聖人之志志意堅定方好去尋真師友遇着真師友方纔有真口訣真師口訣却與如今書本講說的半句不容寬任路徑困心衡慮忘日忘年自然有憤然悟默然躍雖是得得艱苦却是任得安樂也

問群龍無首乃見天則天則如何可見曰擬汝問果欲見天則耶曰然曰若天則可以見而求可以聞而得則言語耳目各各用事群龍皆有首矣豈易參

原出自文王詩頌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又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其所謂
畔援歆羨者豈皆如世之富貴外物哉即如今
日欲求見天則之心是也故道岸之登不難而
歆畔之忘實難帝則之順不難而知識之泯實
難曰若然則吾將言語知識俱不用之可乎曰
即此不用之心與求見之心又何所分別也耶
一日講畢父老子弟咸環聽不舍乃進講生
問以所自受用者何如生對以常持此心不敢

放下先生曰只恐所持者未必是心生疎然曰不是心是何物耶先生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不是心亦可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所持而不是心但既有所持則必有一物矣諸君試看諸老幼在此講談一段精神果待持否天高日朗鳥明花發亦共此一段精神果待持否千千萬萬變變化化倏然而聚倏然而散倏然而喜倏然而悲彼既不可得而知我亦不可得而測非惟無待於持而亦無容其持也子於此心渾淪

圓活處曾未見得而遽云持守而不放下則其所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或只見聞之想像持守益堅而去心益遠故謂之不是心亦可也生曰心與意何相爭如此之遠也先生浩然發嘆曰以意念為心自孔孟以來大抵皆然矣又何惟諸君之錯認也耶但此乃學問一大頭腦此處不清而謾謂有志學聖是猶煮沙而求作粥縱教水乾柴盡而粥終不可入口也諸縉紳曰意念與心既是不同須為指破方不至錯用功

日若使其可得用言指破則諸生亦可得以用力執持矣　天地生人原是一團靈物萬感萬應而莫究根原渾渾淪淪而初無名色只一心字亦是強立後人不省緣此起個念頭就會生個識見因識露個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本體實有如是朗照實有如是澄湛實有如是自在寬舒不知此段光景原從妄起必隨妄滅及來應事接物還是用着天生靈妙渾淪的心儘在為他作主幹事他却嫌其不見光景形色回

頭只去想念前段心體甚至欲把捉終身以爲
純亦不已望顯發靈通以爲宰奏天光用力愈
勞違心愈遠　知有至大的能亦有至大的令
則忘其大而却求其小矣知有至久的能亦有
至久的令則又棄其久而求其暫矣中國四夷
朝市里巷無人不有此知無人不有此能何等
其大晨與夕寢孩提老耋無時不用此知無時
不用此能何等其久此個知能平鋪徧在性之
原是天命率之便作聖功知不假思能不假習

故有知之實無知之名有能之用無能之跡後世有志之士捉摸這個不着遂從新去開拓以求個知從新去力作以求個能其功夫比之不學不慮之初更有許多意趣更有許大執持遂的確信其爲入聖塗徑以更相授受傳至于今敷陳訓詁蔓延辯說豈止汗牛充棟亦且浹髓淪肌矣　孔門宗旨只是教人求仁而吾人工夫只是先須識仁此時此會合堂上下百千萬心而共一欣欣愛好之情百千其身而共一腸

明覷而之視百千其耳而共一靈靈傾旬之聽百千其口而共一肅肅無譁之止百千其手足而共一濟濟不動之立站故聖人指點仁體每曰仁者人也又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正說此堂我是個人大衆亦是個人我是這般意思大衆亦是這般意思若識得此一段意思便識得當時所謂天下歸仁者是說天下之人都渾在一團虛明活潑之中也此一團虛明活潑之仁從孩提少長便良知良能即愚夫愚婦

皆與知與能此個體段承當得來便自無我無人無遠無近而渾融合一若不肯轉心向這裡承當却謂聖賢之學必有個異乎人處所以或見我不如人或見人不如我或見古不如今今不如古或見凡不如聖聖不如凡較短論長是內非外或失則太過或失則不及蓋他定說聖人爲學決有別一種道理而不應如此易易也

自爲孩提時直至今日親長之愛敬耳目之聰明饑寒之衣食隨感而應良知良能明白直

妙真是人人具足個個完全但能就中先覺先悟於此直下承當受用正如鑛石過火融化透徹即教做聖人然究其所覺悟的只是吾人現在不慮不學之良知良能而已吾人只少了聖人此一覺悟則便如一片精金藏在鑛中而不成受用雖終身去愛親敬長食飯穿衣與聖賢原無兩樣而不得名爲知道故聖人教天下不是別有增益只是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如用火鍛鑛鑛即是金故曰我欲仁斯仁至

矣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孔孟口口聲聲只好如此懇切其教其學只好如此方便　一友自述平日用功只在念頭上纏繞好靜惡動貪明懼昏種種追求使覺時得時失時出時入間斷處常多甚不能禁近方悟心中靜之與動明之與暗皆是想度意見而成感遇或殊則光景變遷自謂既失乃或倏然形見自謂已得乃又忽然泯滅總無憑準於是一切醒轉更不去此等去處計較尋覓却得本心渾淪只不行分別便

白無間斷譬如坐在此大廳中則凡門戶磚瓦皆是此廳耶行動轉旋莫非我廳矣真是坦然蕩蕩悠然順適也或詰之曰汝謂此心渾淪常時無間其於本體誠然但不知學問工夫卻在那處旁一友從而質曰兄試說他此心渾淪常無間斷果是果不是曰如此渾淪豈有不是如此渾淪是了又豈非學問詰者曰然則善都不消爲而惡亦不必去耶旁友不能答先生曰只患他的渾淪不到底爾蓋渾淪順適處即名爲

善而違礙處便名不善渾淪到底非爲善去惡之學而何　友人自叙中常烱烱以爲工夫得力先生曰聖賢之學本之赤子之心以爲根源又徵諸庶人之心以爲日用若心中烱烱卻赤子原未帶來而與大衆亦不一般也渾非天性出自人爲天人之分便是神鬼之關也其友遽然　問今若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曰無以異也曰既無以異何以謂之聖學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

故聖人即是常人以其自昧故即常人而名爲聖人矣常人本是聖人因其自昧故本聖人而卒爲常人矣　坐中歌人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來或謂明暗果有去來先生問曰目視耳聽即汝天性耶曰即天性也曰汝目果常明耶抑有時而不明耶曰無時而不明曰汝之目常無不明而汝心之明卻有去來是天性離形色而形色非天性矣衆皆恍然有省已復告之曰目之明亦有去來時也今世俗至晚則呼

曰眼盡黑矣其實則目前日光之黑與眼無與而見日之黑正眼之不黑處也故孔子曰知之爲知之即日光而見其光也不知爲不知即日黑而見其黑也光與黑任其去來而心目之明何嘗增減分毫也耶　問掃浮雲而見天日宗旨何如曰後世儒者多以此治心非孔孟宗旨也如孔孟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看他受用渾是青天白

日何等簡易何等方便曰今日工夫須如磨鏡將塵垢決去方得光明顯現曰觀孟子謂知皆擴充即一知字果要光明顯現但吾心覺悟之光明與鏡面之光明不同鏡面光明與塵垢是兩個吾心先迷後覺郤是一個當其覺時即迷心爲覺則當其迷時亦即覺心爲迷除覺之外更無所謂迷而除迷之外亦更無所謂覺故浮雲天日塵垢鏡光俱不足爲喻必欲取喻氷之與水猶爲相近若吾人閒居放肆一切利欲愁

苦即是心迷譬則水之遇寒凝結而冰至共師友講論胸次開朗譬則冰之遇煖消融而成水也故冰雖凝而水體無殊覺雖迷而心體俱在

問喜怒哀樂未發是何等時候亦何等氣象邪曰此是先儒看道太深把聖賢憶想過奇便說有何氣象可觀也蓋此個性道體段原常是渾渾淪淪而中亦常是順順暢暢而和我今與汝終日語默動靜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却莫非天機活潑則於今日直至老死更無二樣

所謂人性皆善而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者也中間只恐怕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若時時畏天奉命不過其節即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氣天地無不感通民物無不歸順相安相養而太和在我宇宙閒矣此只是人情纔到極平易處而不覺功化却到極神聖處也　問知之本體雖是明白常苦隨知隨蔽此亦只是知得不真便會蔽若志氣的確要去爲善之時則物欲自然蔽不得了曰汝心光明本體豈是待汝的

確志氣去爲出來耶又豈容汝的確志氣去爲得來耶此心之知既不容人去爲得則亦不容人去蔽得吾儕原有此個至寶爲又爲不得蔽又蔽不得神妙圓明極其受用乃自孔孟去後埋没千有餘年不得見面隨着諸家之説以迷導迷於不容爲處妄肆其爲於不容蔽處妄疑其蔽顛倒於夢幻之中以終生卒歲將求乎善而日遠乎善將去乎蔽而日增乎蔽徒受許多苦楚而不能脱離豈知只在一言而頓皆超拔

也耶　問孩提良知原是不學不慮而大學致知格物却又不免於慮且學也曰學亦只是學其不學慮亦只是慮其不慮以不學爲學乃是大學以不慮爲慮乃是慮而能得也　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賛大舜能事若吾人必須從行仁義處起手乃可語由仁義行何如曰此是兩種學問如商旅路途一往南行一往北走難說出門時且先向南然後回轉向北也曰吾人爲學須是由勉而安今云行仁義分明是勉然

之功云由仁義行分明是安然之功恐人非生知難遽語此日後世學術不明只是此處混帳蓋行仁義與由仁義行是南北分岐處由勉而安是程途遠近處行仁義有行仁義的安勉由仁義行亦有由仁義行的安勉也今日出門一步即從不慮不學處着脚趨向竭盡生平方得渾化若更從外面比倣修爲猶象執迹出門一步已與不慮不學之體不啻氷之與炭欲得躋然一分則去真心已遠一分倣得成了家當則

去真心即如天淵之不相及矣將以學聖而反至背聖將以盡心而反至背心孤負一生志願虛費終生氣力總只爲出門一步差却豈可不警省而早辯之也耶　問良知從何所發曰良知無從而發有所發則非良知也然則何歸曰在天爲天在地爲地在人爲人無歸無所不歸也有動靜否曰亦無動靜曰若無動靜則起居食息都無分別矣乎曰人渾然是個良知其事之應用又可得而分別耶曰良知完具於人又

有見與昧何也曰見是覺處知常而覺暫覺之現於知猶泡之現於水也泡莫非水而現則有時中庸見乎隱是言覺顯乎微是言知　問知得良知却是誰今欲知良知從何下手曰朱子云明德者虛靈不昧虛靈雖是一言却有二義今若說良知是個靈的便若若地去求他精明殊不知要他精則愈不精要他明則愈不明豈惟不得精明且反致坐下昏瞶沉沉更支持不過了若肯反轉頭來將一切都且放下到得坦

然蕩蕩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此却是能從虛上用功了世豈有其體旣虛而其用不靈者哉但此要力量大見識高難以驟語　問晦菴謂由良知而充之無所不知由良能而充之無所不能方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何如曰若有不知豈得謂良知有不能豈得謂良能故自赤子即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偶歌萬紫千紅總是春因憮然曰知紅紫之皆春則知赤子之皆知能矣蓋天之春見於花草之間而人

之性見於視聽之際今試抱赤子而弄之人從左呼則目即盻左人從右呼則目即盻右蓋無時無處而不聽盻其聽其盻蓋無時無處而不展轉則豈非無時無處而無所不知能也哉

問先生只以孝弟慈爲明親至善之實何耶曰大學者大人之學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今觀赤子之心却只是個孝弟而保赤子則便是個慈也孟子七篇看來那一句話曾離了孝弟那一塲事曾離了老吾陝王道則以孝弟

而爲王道明聖學則以孝弟而爲聖學管要事功則以孝弟而鄙之楊墨仁義以孝弟而闢之王公氣勢以孝弟而勝之只弗去二字所以能純全孝弟之妙　後世不察謂孝之與弟止舉淺近爲言噫天下之理豈有妙於不思而得者乎天下之行豈有神於不勉而中者乎孝弟之不慮而知即所謂不思而得也孝弟之不學而能即所謂不勉而中也故舍卻孝弟之不慮而知則堯舜之不思而得必不可至舍卻孝弟之

不學而能則堯舜之不勉而中必不可及即如赴海者流須發於源泉而桔槔溷潴縱多而無用也結菓者芽須萌於眞種而染彩鏤劃徒勞而鮮功也其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乃是直指人道之塗徑明揭造聖之指南爲天下後世一切有志之士而安魂定魄一切拂經之人而起死回生也諸生能日周旋於事親從兄之間以涵咏乎良知良能之妙俾此身此道不離於須臾之頃焉則人皆堯舜之歸而世皆熙皞之

化矣　人家立宗法意思是欲知得千身萬身只是一身聖賢立宗旨意思是欲後世學者知得千心萬心只是一心既是一心則說天即是人可也說人即是天亦可也說聖即是凡可也說凡即是聖亦可也說天下即一宗可也說一宗即天下亦可也說萬古即一息可也說一息即萬古亦可也四書五經中無限說中說和說精說明說仁說義千萬個道理也只是表出這一個體段前聖後聖無限立極立誠主敬主靜

致虛致一千萬個工夫也只是涵養這一個本來往古來今無限經綸宰制輔相裁成底績運化千萬個作用功業也只是了結這一個志願若人於這一個不得歸着則縱言道理終成邪說縱做工夫終是詖行縱經營事業亦終成霸功　人不善學則雖孝弟而終歸於鄉士之次　善人能善學則即孝弟而終至於聖神之大　善讀書者既知詳悉於章旨更當統會於自身否則如說食者雖詳明其種藝根苗而滋味不曾

入口說衣者雖恐曉其織絍絲縷而和煖夫曾着膚縱讀書萬卷於子竟何益耶其生日今能存此心即可通諸書矣曰如何是汝心又如何存生日只常時求盡孝弟便是存心曰今時汝之父母兄弟俱未在此如何去盡孝盡弟心是活潑潑地在家便孝弟在此便對答順而循之便謂之存矣其生踴躍曰吾頓覺開朗

諸友有素共講學而未肯擔當者曰譬之酒家其何嘗不賣酒但恥掛招牌耳問曰何恥也曰酒少

曰此個酒海漫人滅頂汝自不知爾既而改容悼歎曰此宇宙間學問一大宗旨也且說民之秉彞好是懿德誰不作酒誰不招客又誰不云我只沽酒與人何以招與爲哉細細究之此乃何等心腸却是陷在鄉愿窠臼中孔孟防之所以曰閹然媚於世者德之賊也　戒之爲言最爲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其所持守雖至道明德立亦不可緩如曰惡人齋戒可祀上帝是則學之始必戒也如曰齋戒以神明其德則學之

終亦必戒也況其功效捷於影響如中庸論君
子戒愼恐懼皆功也而戒則先言之論君子中
和位育皆效也而節則先言之未有其初不戒
而發時能節亦未有戒之既愼而節之不中者
也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翼翼無非此戒而
欽明允塞純亦不已則即戒之到極處也 或
病先生之學大而無統傳而未純久後難以結
果先生曰大出於天機原自統傳本乎扡無統
自純我無造端而亦何結果之有哉